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

## 第十回 逃災難舉目無親 救無辜挺身代辟

詞曰：獄宜平允，風馬俄相證。可笑桃僵李代，任豪傑，尚馳騁。虧他肝膽赤，願救無辜命，況有炎炎大義，真面目，請斷認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陸小姐一路追想干白虹提救之恩，悄地向曾九功細問道：「前日在暴無忌家救我出來的那位義士，不知是你甚麼瓜葛？卻為我兩人施此冒死之計。我與你只道永無見面之日，誰知又得團圓。若非那義士厚恩，安有今日？」曾九功道：「此人叫做干白虹，是我結義的恩兄。當初在都門酒社，偶然遇合，遂成生死之交。只因暴無忌將小姐贖歸，卑人屢次登門，願償官價，贖歸完聚。這廝必要掙我千金，料寒儒無力，自必干休。這干白虹見我有悲慘之狀，細問來由，就慨然假我千金，求贖小姐。不想暴無忌坑匿多金，恃威不放，只得奔告恩兄，他就令我在張家灣買舟相候，因而挾刀奮臂，向重門深院，殺死奸豪，救出小姐。復以千金相贈，使我納例南雍，以避禍患，而就功名。如此恩義，如此賢豪，豈復人間所有！」

陸小姐大驚道：「原來與他陌路相逢，就為你揮金不惜，冒死無辭，求之桃園三杰，亦不過是。世間有此好人，我和你怎生答報？」曾九功道：「他待我兩人恩深義重，豈是將言語形容，把東西孝順，便可報得萬一！總之，我與你銘心刻髓，苟有用力之處，便當死生報答便了。」一路夫妻恭敬，分外和好，終是讀書守禮之人，舟中並不及亂。直待到了金陵，在離城數里尋兩間房子住下，方始揀選良辰，略備花燭，拜了天地，才成夫婦。過了數日，果然將些銀子在國子監納了例。曾九功潛心養銳，在雍中刻苦讀書。

看官，你道干白虹既然殺了暴無忌，盜出陸小姐，飛垣入室，人命關天，也算京城一樁異事。況又是大衙門書役，自然四遠搜緝，不信曾九功與陸小姐兩個躲到南京，不隔二千里外。況是南北衝衢，四方要路，難道偏偏搜不出來麼？不知有個緣故，那暴無忌是刑曹積蠹，侮文弄法，無所不為。新近把一宗欵案，得了萬金，竟蒙著官府，將兩個斬犯改駁輕了，被對頭首告，法司轉奏朝廷，把暴無忌家私籍沒，人口監候追贓。倒因暴無忌被人殺死，替朝廷伸了國法，有司把捕票盡行繳銷，將此案竟置不問，故曾九功與陸小姐得以安居無恐，也是他兩人命中造化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干白虹在京中見暴家事敗，已知前案消釋，才得放心。不覺已是二月初旬，陳與權準備入場會試。誰知文戰不利，恰好名落孫山。干白虹見陳與權不中，在京便無所事，兼之資斧又將告竭，就勸陳與權一同回去。陳與權心裡也記念妻子，欣然欲歸。干白虹便僱了驢馬，收拾出京。一逕趕到金陵，要與曾九功相會，把行李上在鋪家，叫陳與權守了寓所，自己到監裡問了曾九功往處，一路找來。恰好曾九功這日正在家中，一見干白虹走到，猶如嬰兒見了慈母，慌忙迎進，急喚陸小姐出來拜見恩人，夫婦兩個叩頭稱謝。

干白虹見他如此，反了不得起來，乃笑道：「老弟把我如此相待，教我置身何地？我今日不是圖報而來的呢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恩兄雖不以功德自見，但小弟受此深恩，豈敢遽忘高厚！」陸小姐道：「我夫婦若非恩人之力，此生安能相聚？賤妾死於虎口久矣。今得保有微軀，苟全小節，皆恩人之賜也。雖欲不感，烏可得已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小姐冰心玉節，天不忍負，故假手殺此凶賊，以免小姐芳名污辱，實由公道使然，於我何功之有？」曾九功道：「恩兄何事出京？今將何往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因陳與權春闈不第，在京無事，一同回家，故特到金陵，看你一面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怎敢過勞玉步，屈賁蓬門。陳兄今在何處？」

干白虹道：「在小寓安息，明日便欲就走，故不便來拜見。」曾九功道：「怎去得如此匆忙？恩兄須在此盤桓數日，待愚夫婦少盡恭敬，此心始安。」干白虹道：「我歸心如箭，再不消老弟費心。」曾九功道：「小弟前日蒙恩兄厚賜，得以附例南雍，庶不失功名之路。今抱恩戴得，皆恩兄之惠耳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些些薄贈，何勞置口。可知暴無忌這廝生前積惡，如今累家口也坐贓抵罪了。」曾九功道：「蒼天有眼，現報如此神速。」干白虹道：「起初為小姐這事，道是黑夜殺劫，官府四遠緝拿。他家若不犯事，老弟與小姐雖在南中，也未必不可免。今幸此案情重，則前案遂輕，始得免禍，也是你兩人洪福所致。」

曾九功聽了，不勝慶幸，連忙宰牲沽酒，當夜席席款留。干白虹並不推辭，便開懷沉醉，直飲到天明，競欲相別。曾九功苦留不住，只得送至百里之外，大哭而別。干白虹囊中路費尚有三四百金，便又取出二百兩，悄悄遞與曾九功，將去做讀書之費，曾九功感謝不已。詩云：

鐘陵煙樹鎖春寒，對酒情深別去難。  
今夜樽前拚一醉，片帆明日過江乾。

干白虹別了曾九功，曉行夜宿，兼程而進。一日途間忽遇鄉里人，遠遠看見干白虹，便叫道：「乾相公回家了麼？」干白虹抬頭一看，卻認得他是個府中健快，當時曾有一面的。便也說道：「我正是回家。兄如今往那裡去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奉官差進京。乾相公一向好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好處也沒有，只落得平安的。但不知我家中情況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府上寶眷也都納福，只叫我對乾相公說，京中無事，早早回來。其餘並無別話。」

干白虹口雖應著，心裡卻想起劉天相這段事情，未知如何？他是衙門人，自然曉得詳細，便乘隙問道：「當初我在家時節，聞得廣州劉通判，在南雄地方被盜打死，這也算一件異聞。如今不知怎生結局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說也好笑。這些捕快尋緝了一年，竟無下落。後來他的家人無意間在市中認出原賊，獲住了一名強盜，如今現在監中，不久就要處決。但是同伙的，再獲不著，還各處搜尋哩。」

干白虹聽說，暗吃一驚，忙問道：「這強盜是那裡人？叫甚名字？可是真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人叫做戚宗孝，就住在南雄城外。現搜出官銀印信，當堂一一招承，那有不真之理！」干白虹聽他說來，明知是當初周濟的那窮人受害了，心裡好生不安。那人講了些閒話，也就匆匆別去。干白虹展轉思量，不勝嗟歎道：「我當日因其窮迫，將此救他，不想官府竟認為強盜，擬成大罪，若殺人害人，豈為好漢！只不知那人可叫戚宗孝，回去訪問，自然曉得。為今之計，欲要救他，卻如何是好？」只管沉吟不已。

陳與權見他如此模樣，便道：「劉天相之事既已認錯對頭，頂了罪案，吾兄便可脫然無事，怎還如此憂慮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他人替我償刑，我反逍遙於外，此心安乎？」陳與權道：「吾兄把劉天相路資，都與此人受用，他既用了贓銀，原該頂罪，還哀憐他甚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我當初惻隱濟人，今日陷人死地。殺人者不罪，無辜者受誅。苟有人心，豈忍出此！」

且不表干白虹並陳與權兩人之事，再說戚宗孝經府官審斷之後，解院解司，三推四鞫，不是夾拶，便是敲撲，怎敢與原招不合！妻子周氏見丈夫身在囹圄，諒無生路，剩得一身，無依無傍，便剃下頭髮，在近處尋所尼庵，披緇出家，種個來生因果了。是時臬司因戚宗孝一案已經獄成，便繕造供冊，備擬招由，呈詳按院。按院因是盜情，例應早結，便據詳題奏道：

題為巨盜劫殺職官事：據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呈詳前事到臣，據此，該臣看得大盜戚宗孝，於某年某日遇廣州府通判劉天相，齎表進京，路經南雄府，孝等攔路截劫，以鐵桿打死天相及衙役多人，劫去路資若干兩，旋經逸遁。當據事主赴報，隨行該道勒限嚴緝，屢追不獲。於某月日，孝始就擒。歷經司府再四研訊，木犯自認情真，贓械並確。戚宗孝按以強盜已得財傷人之律，竿首奚辭。伏盜現在嚴迫，獲日另結。茲據該司招詳前來，臣復核無異，除將口供清冊揭送法司查核外，相應具題，伏乞敕下法司，核復施行。

法司復准，即行該按處決，發下南雄府。此時南雄知府已換了新官，便合同廳縣，隨調戚宗孝出監，當堂就綁。你道戚宗孝奉旨行決，豈有挽回？定然不可得生了。誰知命裡不該死於刀頭，恰恰有個救星到來。那救星是誰？原來就是干白虹。但干白虹雖然

好義，不過一閭閻匹夫，如何便可救他？不知丈夫肝膽，豈肯害人！途中一聞此信，便急急趕到家中，往戚家舊處問明白了，便想要去當堂頂罪，代他出獄。

連夜與妻子分決道：「我有一事，要出去數年，你好生看管兒子，教他長進，也是乾家一點血脈。只是累你寡守，心甚不安。」麗容驚問道：「你京中才回，卻有何事要去得這般長久？幾時才得回來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也論不得日子，你每事要自家謹慎，切不要思念我！」麗容道：「今去作何勾當？我與你夫妻之間，怎不明說，卻如此半吞半吐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我說來定有許多牽絆，不如莫說的好。但今陳與權住在家中，出入甚覺不便，況前門已豎了旗桿，莫若把前段房子划與他住，中間砌牆隔斷，你在後邊，只留數間小房，將就在後門出入。僮僕且叫他散去，但留兩三婢女，以供驅使，且等我有回家之日，再圖恢廓。」

麗容見此光景，好生疑惑。問他又不肯說，只放聲大哭。干白虹拂衣而去，與陳與權相別，反恐他心裡不安，也不露出真情，依舊含糊說了幾句，只叮囑照顧妻子，陳與權唯唯應諾，送出大門，干白虹飄然而去。陳與權心中便知他為這一件，誠恐干連自家，反不遠送。聽說把高堂大廈，都划與他居住，心裡好不快活，也並不與麗容說知他丈夫的去向。

干白虹離了家中，大踏步奔入城來。只聽街上人說當初劫劉通判的那個強盜，今日調到府裡去綁了，我們看殺人去。干白虹聽著陡吃一驚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若來遲一刻，就不及救他！」便兩步做了一步，飛也似趕到府中。恰好正在那裡綁縛，只見一府官員都在堂上，兵丁劊子排列兩行，干白虹便欲闖入。管門人役因是綁人，那裡容他入去。干白虹暴躁起來，便用出手段，一揮而入。好笑那些把門人役，都一個一個隨手而倒，只大叫道：「你敢來搶重犯麼？」

干白虹也不應他，直至堂上，大聲說道：「打劫劉通判的是我，不要砍錯了人！」知府笑道：「想是個心瘋的，皂隸打下去！」這些皂來都走攏來趕他，那裡驅得他動！干白虹道：「我並非心瘋，當初其實是我殺死劉通判，人心天理，如何害人？這戚宗孝委實是冤枉的，求老爺超雪。」知府道：「你敢是戚宗孝買出來的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殺身大罪，怎麼買得出來？」知府道：「既非買托，想是你與他同伙了。」干白虹道：「當初打死多人，皆小的一人動手，這戚宗孝是小藝良民，並非同伙。」知府道：「你頂了罪，就要處決的，不信你肯替他死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自家做的事，豈敢不死？」

知府吩咐，且把戚宗孝鬆了綁，叫干白虹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是那裡人？與這戚宗孝甚麼瓜葛，卻肯挺身替他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小的名喚干白虹，在仁壽村居住，與戚宗孝並非瓜葛。因劉天相與小的有仇，小的原非有意打劫，只因當日有事入城，走得太早，守候開城，偶然坐在戚家門首。那戚宗孝小的也並不認得，因聞他在裡頭與妻子愁窮叫苦，公私逋負，不能求生，夫婦二人方將投繯自盡，小的一念不忍，便欲回家取些東西救他。不料走出官塘，恰好遇見劉天相一隊轎馬過來，小的此時還無意殺他，反因他從人先將鐵桿子打了小的一下，小的仇上加怒，故拿他鐵桿打死多人。小的平日輕財任俠，原非利他囊篋，也因要救戚宗孝夫妻性命，故劫此贈他。當初小的救活了二人，隨即匆忙而出，原不曾說明這銀子來歷，故此無心敗露。老爺請想：這戚宗孝若果然劫了財物，便該泯滅蹤跡，怎麼還肯把原贓露目，印紙包銀？只此一件，便知他是受刑不過，屈招的了。」

太守道：「這戚宗孝與你既不相識，怎便把許多東西與他？定是胡說！」干白虹道：「小的素性慷慨，況此不義之物，小的也不屑要他，是以傾囊相付。」太守道：「你既說一身做事，不忍害他，怎麼當時不出來首明，直到文案已結，才來認罪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小的一向作客京師，昨晚才得回家。至於情之真偽，老爺只問戚宗孝便見明白。」

正是：

昔日憐他死，今朝俾爾生。

肯因刀斧懼，豪傑始成名。

知府果叫戚宗孝問道：「當初你曾否與妻子投繯？這干白虹曾否周濟你銀子？你既做了強盜，他為何替你辯雪？與他是同伙不是同伙，可從實說來。」戚宗孝道：「先年小的委實窮迫，曾與妻子懸樑。這干白虹，小的也不知他姓名，黑地裡救我夫婦性命，與我這一大包銀子。小的既死方蘇。這干白虹已去，無從問其來歷，實不知是打劫來的。小的原不曾為盜，實是屈供。只是小的既受干白虹活命之恩，今日願甘一死，以報大德。況此案已經奉旨歸結，豈可更改？這干白虹實係豪俠好義，蓋世所無，求老爺照案施行，也盡小的一點報恩之念。」

知府聽到此處，連連點頭。又喚干白虹問道：「當日劉通判十餘人進京，你說沒有同伙，難道一個人打劫得他？明明你與戚宗孝同做的事，倒還互相辯雪麼？」干白虹道：「一些不難。當日劉通判家人尚有存者，老爺只須喚他面認，可是小的一人動手？便知這戚宗孝是真是假了。」知府便差人去喚。差人稟道：「劉通判家人聞盜犯處決，現在門首觀望。」

太守便吩咐喚來，那家人連忙上堂，太守問道：「當初打劫你家主，這強盜可還認得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怎不認得！」太守便叫他與干白虹對認，家人仔細一看，跪上稟道：「前年打劫家主，正是這人。」太守道：「有同伙沒有？」家人道：「只是他一個，沒有同伙。」太守便拍案怒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既認得他面貌，為何在前官面前硬指這戚宗孝是真盜？」家人道：「青天爺爺在上，只因家主被劫，連傷數命，真盜久緝無蹤，況贓物現在戚宗孝手中獲著，定是知情，不得不認他為真盜。況前任老爺承緝此案，若限內不獲，便礙考成。就知不是真盜，也只得將錯就錯了。」

知府道：「你既說沒有同伙，今案上又有許多逸盜姓名，你當初不說，定欲他扳陷平人了。」家人道：「小的只因拿不著真盜，這戚宗孝面貌，又不相符，故此他混供的姓名，小的不說沒有，要他尋緝。指望借此以得真盜，並非冤陷平人。」太守怒道：「大辟重情，豈可任意含糊！」便拔簽把家人打了四十，監候定罪。就叫干白虹與戚宗孝上去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心跡，本府俱已洞知。戚宗孝固係屈供，干白虹亦屬義士。但前府朦朧，文案未確，便爾混詳取旨，今本府實備緣由，申詳兩憲，此案才可允結。」吩咐將二人暫且收監，聽候復審。只因這一案，有分教：

應生得死，應死猶生。

不知戚宗孝可能逃這死罪？干白虹替他替不得他？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